

當
初
記

合
4655

月灘年譜

癸卯七月十一日甲寅押生嘉靖二十二年也九月

贈議政

公龍岡縣赴任時隨行

丁未時五歲澄心堂遊戲事猶記得

戊申十月還京

己酉五月 贈議政公金堤郡赴任時隨行

辛亥十二月還京

壬子冬疫疾幾危而甦

甲寅七月 贈議政公楊根郡赴任時隨行

丙辰十月還京

丁巳在南山門洞學書於童蒙訓導李應昌

戊午七月娶于鑄字洞安陽城宅

己未九月

贈議政公文川郡赴任冬與伯氏判官公偕往文

川

庚申尹斯文弘中時為高原郡守卽校理尹衢之子也精於昌黎文是年四月負笈往學十一月 贈議政公以災傷罷遂

還京

辛酉典籍金汝字罷歸驪州卽贊成金安國之子也聞其精於史學是年九月往學通鑑仍往原州蘆林村觀親

壬戌前都事韓胤明與其弟胤宗守墓于高陽柰山村都事卽一齋李恒之高弟還于程朱之學是年七月負笈從之受小

學述息錄

癸亥秋赴江原道鄉漢城得叅試進士試罷榜

甲子春與崔仁齡聃齡希齡居接于新門外得叅一耶生員試

會北

乙丑春受大學于金楊菴先生名謹恭學問精邃名於一世
丙寅春與洪可臣李潑李洁李汲李述宋大立具光源居別試
接于萬里峴以論得中講北又居監試接生進俱中罷榜

丁卯春赴江原鄉試貫三塲會北

戊辰春叅生員試夏會試三等第十三人得叅
庚午赴江原鄉試得叅東堂初試講北與洪世恭兄弟居館同

接

辛未 贈議政公在原州病彌留四月棄世與伯氏判官公守
墓于原州佳麻島

癸酉六月服闋還京

戊戌四月載書冊治粮物入龍門山棲于龍門寺蓮堂

乙亥九月赴襄陽東堂得參初試

丙子三月式年覆試講經遇易漸卦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畧
詩旣不我嘉不能旋反畧書又有殷之迪諸臣粗論志士仁
人無求生以害仁畧孟而我公田粗庸畧學通大文皆不省
會試表三中策次上得參擢丙科第八人分館于承文院權
知副正字又爲翰林薦時八溪君鄭宗榮無知春秋八溪君
卽贈議政公之姪也因相避雖薦不得入李德悅李樹安
士鉉姜聖應柳永亨尹克新柳潑李聖仕承文同館也延世
雲韓士穎李守謙承文書員也金希聖池十福康承甫承文
書吏也

戊寅六月陞承文院副正字

乙卯春陞正字夏陞著作冬陞博士

庚辰六月陞成均館典籍移工曹佐郎七月司諫院正言入弘
文錄又為吏曹佐郎薦八月又拜正言其時同官大司諫安
自裕司諫洪渾猷納洪汝淳也

辛巳二月弘文館副修撰五月吏曹佐郎應教盧植校理金字
顯丁胤福修撰姜緒白惟讓弘文館同官也李純仁白惟讓
金瞻_虎覺金瓚金玏金晬吏曹同官也判書李山海金貴榮
李珥叅判睦詹叅議安自裕卽其時堂上也

甲申正月 贈貞敬夫人棄世守墓于原州佳麻島

乙酉十月夫人安氏棄世

丙戌三月服闋還京 上命儒臣四書三經音釋校正刊布設
廳已久以禮曹正郎與其選李山海黃廷或李陽元監其事
李誠中鄭昌衍金弘敏金弘徵李廷立尹澈許箴李好閔其
時同官也

丁亥四月再娶于姜先達宅五月校正廳竣事罷上賜宴于
太平館七月拜檢祥旋陞舍人同時舍人洪宗祿也

戊子二月宣慰使 命下三月倭使橘康廣等伴行五月還京

上問倭國情形啓曰客使自中路密言國中有六十六道都
監司者智畧超世舉國震怖今俺等之來請通信使者皆此
人所為 上曰知道以壬辰事觀之所謂都監司者必指平
秀吉而言也六月弘文館副應教俄而御史治裝 命下八
月初五日以咸鏡道災傷御史奉密旨即日發行文川乃先
君有遺患之邑也巡到時謀於主倅盛備酒樂聚其邑頭目
品官及衙前官屬于庭使之終日飲歡所以伸感白之意也
己丑二月司憲府執義十月遽付成均館司成十一月充謝恩
使書狀官十二月晦日發行其時上使鄭琢副使權克智也

庚寅六月回到鳳山聞罷職之命事見赴京錄八月匹馬往
 瑞山仍構農舍十四間于海義良林為久住之計以時事極
 危而然也十一月上下教曰鄭琢權克智韓孝純萬里往
 來之人宜叙用臺諫啓韓孝純曾為吏郎時與李潑李浩白
 惟謙等結為心腹請罷至三啓不允十二月叙用又不判
 書擬禮賓正望郎官防之都政除寧海府使

辛卯正月寧海赴任時掃墳于原州二月二日上官

壬辰四月自盈德縣有傳通至玄倭船二十餘隻過水宗而來
 又有傳通至倭船不知其數蔽海而來玄陷東萊一派向烏
 嶺一派向竹嶺直走京城只留若干枝一枝屯慶州一枝屯
 永川一枝屯清道一枝屯仁洞一枝屯唐橋連營相應五月
 會盈德縣令安璉清河縣監鄭應聖平海鄕守金德寬丑山

浦萬戶名不記相與約曰今也倭寇方熾虜充斥而本道
 監司左右兵使左右水使皆不知去處兵務蹙令無承受之
 地吾輩莫若一以備賊虜衝突之患何如皆曰諾於是蔚珍
 平海寧海盈德清河興海延日長鬐為左廂豐基榮川安東奉
 化禮安真寶青松義城義興比安仁同為右廂各其所管軍
 兵器械糧餉屬焉又曰兵多而無統則亂左右廂皆定大將
 以統之何如皆曰諾右廂則安東府使為之左廂則寧海府
 使為之約訖即為約束之文通于左右兩路具由狀啓于
 行在所時大駕往平壤自賊渡海已五十餘日而嶺南消
 息絕然不聞朝廷以為一道盡沒及見此啓始知聚兵禦賊
 之事上大悅扈駕諸公莫不聳喜曰國有人矣七月祇受
 有旨曰國勢岌々莫保朝夕今以爾為寧海府使兼招討使

宜率榜迺守令軍兵與兵使朴晉協力討賊八月祇受有
旨曰今以爾為慶尚右道觀察使與左道觀察使金誠一協
力討賊未幾以金誠一方在右道韓孝純方在左道兩道監
司相搜事有 旨繼至

癸巳正月二月連營大勢之賊回聚于南海上 天將李如松

願大兵而下左監司迎 天將于島嶺會右道守令約束而

罷以右道無方伯故也右監司金誠一病不起 命以左監

司陞嘉善仍為合道監司李如松北還劉綎繼來與駱尚志

吳惟忠諸公分屯于慶州大邱等地其時接伴使李德馨韓

應寅也都元帥金奇元權慄也使臣權恢徐渚李時發也兵

使朴晉金應瑞李光岳也都事金弘徵鄭士信金穎男也

甲午三月劉綎領大兵移陣于南原送至于雲峯秋以病辭狀

不允再辭得遽洪履祥代之九月以兵曹叅判還京到原州其時牧使卽舍臣浚讜也冬寓壯義洞以亞兵兼軍功廳堂上又兼備邊司堂上

乙未 兵曹叅判呈辭遞大司諫大司憲避嫌遞又拜兵曹叅判兼京城巡檢使舟師大將

丙申 三南都體察使李元翼辟為副察使體上引見賜弓

箭_弓箭筒介熟馬一匹皆特命也八月二十日辭朝閏八月

初三日到晉州是日與上使浚容叙語語及按邊之事上使曰湖南邊上形便吾未嘗一見副使曰脫有急變何以策應莫若急巡湖南以為他日指揮之地使曰令公之言正是即日議定一面出先文于湖南時其都元帥權慄狀啓一面贊畫使李時發統制使李舜臣也九月在全州有旨下來

賜上使副使貂皮耳掩各一部細布各一匹從事官申欽姜
 籤鼠皮耳掩各一部細布各一匹十月上使承 旨上京副
 使到星州體察本營有 旨陞資憲十一月副使自本營發
 程往閑山島海營統制使李舜臣以板屋舡多定軍官水卒
 迎于所非浦留閑山六七日還星州上使亦自京還營乃十
 一月二十日也是日與上使會話上使曰我來時 上引見
 諭曰今日之事捨舟師更無着手處卿回去專以閑山舟師
 為務極力料理以防大勢之賊吾以臣當竭力盡心為對以
 來 上教如此吾等何以為之耶副使曰我之往來閑山意
 專在此舟師之事莫先於格卒莫重於糧餉莫要於器械在
 閑山時與統制使已為相議料理而來矣上使大喜曰吾欲
 到此議處今聞舟師諸務令公已盡料理云吾事諧矣自余

凡係舟師之事盡付令公忠清全羅及慶尚右道舟師之事令公獨當為之又直狀啓可也副使曰事急矣不敢辭忠清全羅則當依命但慶右則大監方莅此地副使號令於其間事體多妨且道里極遠號令必不及時吾意慶右則大監自臨副使則只管兩湖如何上使曰君言是矣上使又曰此事甚急令公兩湖之巡何日發去耶副使曰明日發去上使喜曰諾翌日副使自星州發馬發到南原分遣軍官于湖南湖西各官各浦舟師之務約束聞忠清監司柳根往公州遂馳往相會由海邊而下到順天府自是後無日不往來於兩道海邊經營舟師之務迺處巡理風雨不廢

丁酉春與統制使李舜臣會于全羅左水營相議舟師之務戰船二十三隻別造於諸島公遣軍官刻期董役數月而畢連

送于開山夏間舟師戰敗軍潰上下哀痛之教曰開山舟
 師之務一時潰沒戰船無一隻卿其急造三十隻以助舟師
 承命以來晝夜涕泣料理營造不分晝夜邊山之船大半入
 手自臨陂往韓山留江邊村舍一面採取賊報連續馳啓一
 面多發軍官列于江上南來避亂人船傾刀證者嚴刑禁斷
 洊活者甚多在瑞山時偵探軍官未言倭兵一枝八新昂焚
 蕩一枝八禮山焚蕩一枝入保寧焚蕩瑞山海義唐津沔川
 德山洪州結城等列邑百姓奔走登山閭閻空虛守令逃竄
 者亦多云日々隨聞見馳啓直路則路塞從天津密送十一
 月十五日到結城祇受有旨曰楊經理欲見卿其間同
 晝夜馳來未時承書即刻發馬由洪州到禮山夜已深矣
 小頃又起馬八牙山渡海到雪倉夜三更矣鷄未鳴軍官入

告曰自京宣傳官下來祇受有 旨曰即、還往云遂回涉
貢稅津經超沔川到泰安所升浦候李游擊每師為監軍金
文多所挽遂登漢人睦卿之船過安興梁到安眠島泊于大
浦夜風起漂于海經二日泊于藍浦地乃十一月二十三日
也有漂海錄

戊戌春遘副驢察使旋有檢察使之 命又有湖南湖西藍鐵
糧餉總管使之 命時倭寇分為三陣一陣屯釜山是左路
也一陣屯泗川是中路也一陣屯順天是右路也天兵亦分
三路舟師則在海上為水路天兵之左路中路糧餉總管使
柳永慶也天兵之右路水路糧餉總管使公為之自丙申以
來專掌舟師之往視入音島者一古今島者一鯨島者一閑
山島者四皆為糧餉器械砲穀格軍事也冬三陣倭寇皆退

己亥正月全羅道都巡察使除朝辭赴任

庚子夏辭狀不允再辭得遞住于結城水龍串秋以副體察

使再赴嶺南承上使李元翼指揮東萊蔚山密陽金海昌原
慶州等處巡行檢勅冬上使還京副使亦歸于瑞山

辛丑正月兵曹判書除授辭不赴旋授刑曹判書又辭不赴蓋
以積勞之餘有數年調治之計也冬有咸鏡道都巡察使之
命

壬寅在咸興作豐沛館又作東南門樓豐沛館有沙集有記

癸卯冬遞

甲辰二月吏曹判書除授四月遞拜知中樞府事知義禁府

事十一月戶曹判書除授

乙巳五月平安監司除授陞集政特命也八月有四道體

使察之命議政府右贊成除授亦特命也

丙午七月體察義禁遞兵曹判書除授知經筵事

丁未二月吏曹判書移授四月遞拜判敦寧府事義禁府事

戊申四月開城留守赴任

己酉十一月辭狀遞

庚戌四月德山溫井沐浴受由止于海美良林

壬子春聞金直哉逆變單騎上京十月陞崇祿

癸丑春以年過七十上疏乞致仕答曰卿以老成宿望遽上

乞退之章予心缺然宜勿辭安心在朝

甲寅正月陞輔國判中樞府事

乙卯五月工曹判書七月吏曹判書

丙辰十月議政府右議政

丁巳正月右議政上疏乞遯不允秋又辭又不允冬又辭又不允

戊午正月議政府左議政

己未領中樞府事

庚申領中樞府事

辛酉十一月十五日卒于長興洞僦舍

行狀

公諱孝純字勉叔清州人也遠祖諱蘭佐高麗太祖統合三韓
 壁上功臣太尉傳至諱渥三重大匡右政丞上黨府院君諱脩
 修文殿大學士右文館大堤學諡文敬公號柳巷八我朝有
 諱尚敬開國功臣議政府領議政西原府院君諡文簡公號信
 齋又諱繼禧世宗時翊戴佐理功臣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
 成西平君諡文靖公寔公之高祖也曾祖諱士武漢城府判官
 贈吏曹判書知義禁府事祖諱承元旌善郡守贈議政府左
 贊成判義禁府事考諱汝弼文川郡守贈議政府領議政領
 經筵觀象監事娶文化柳氏司導寺正渰之女以嘉靖癸卯七
 月甲寅生公幼而氣質重厚夔異凡兒遊戲有方笑語未嘗
 輕發文川公異之嘗作門舍高大其門曰腰金戴貂出入此門

者必此兒也及長讀書不倦尤好程朱之書學於楊菴金公之門所得益遽焉歲戊辰中司馬試字未丁外艱癸酉服闋丙子擢明經科權知承文院又薦翰苑而相因避不得入戊寅充護送官明年陞博士庚辰陞成均館典籍移工曹佐郎未幾拜司諫院正言明年拜弘文館副修撰又拜吏曹佐郎又明年拜弘文館修撰甲申丁內艱丙戌服闋拜禮曹正郎明年陞檢詳移舍人戊子以弘文館副應教出為咸鏡道御史及還復除舍人移掌樂正己丑拜司憲府執義成均館司成十一月充謝恩使書狀官奉表如京師明年夏坐事罷冬除寧海府使壬辰四月倭寇大至陷東萊釜山時列邑瓦解諸帥皆遁公聞變慷慨謀起兵討賊與隣邑守令議曰今倭寇充斥而兵務弛令無可承受處吾輩宜結要傍近之是繕治器械訓練兵卒以待朝廷

命將之至咸曰諾乃以數十郡縣分為左右廂諸守令推公為
 將即定約束傳檄列邑遠近響應軍勢始振遂具由狀啓募人
 馳達于行在時大駕住平壤自賊浸海後消息不通疑嶺南
 盡陷賊及見公啓始知郡縣有聚兵禦賊之計上大悅扈駕諸
 臣莫不踊喜曰朝廷有人矣於是公為招討使未幾
 加通政授本道右道觀察使俄擢左道觀察使明年陞嘉會仍
 為合道觀察使公招募曉勇分伏要害所斬獲無數皆狀聞于
 朝得賞職輒推功於下以激勵之人皆踊躍效其死力矣與兵
 使朴晉統制使李舜臣協力討賊以此不敢專意於西且不
 能盡陷公海之邑皆公之力也時兵火之間荆榛滿目餓殍相
 連盜賊縱橫公忘食與寢巡按郡縣設漿分賑安集其流散之
 民所濟活無數甲午入為兵曹叅判明年移戶曹判轉叅大司

諫大司憲又拜兵曹叅判備邊司堂上 上以公長於兵法凡
 兵備之務咸使管之公建議脩都堞東南砲樓沃江龍山等別
 營丙申都體察使李元翼辟公為副 上引見賜弓矢及馬到
 嶺南本營與上使分路公專掌舟師之務於兩湖沿海之地大
 造戰舡又造槍劔舡巡視課試風雨不廢十月陞資憲明年
 春兩湖戰舡成交送于閑山夏閑山師敗 上哀痛下教曰閑
 山舟師一時濱沒舡無一隻卿其意造以助舟師公承命感泣
 晝夜經營更造戰舡於邊山連送三十餘隻焉冬季游擊舟師
 南下公候于安與鎮監軍金文弼逼公登舡過安眠串大浦忽
 東北風夜起公所乘舡漂海心到舟人皆哭公端坐不動心經
 二日還泊海岸華人皆攢手曰韓老爺福德人也吾等得生老
 爺是賴云戊戌邊副察旋有檢察之 命又為兩湖鐵監總管

使時倭兵分爲三陣天將領大兵亦以三路來舟師則由海路
 爲水路器械糧餉公皆掌之經管料理晝夜盡心乃於兩湖坊
 曲躬自出入至誠告諭結其土豪士子使募大小富家又結老
 漁老商責以販貨殖財之術又勅海邊千餘里設漁箭鹽盆四
 方輻湊遠近絡繹以此得穀絀餉米嘗乏絕焉明年陞正憲授
 全羅道巡察使本道新經亂離殍相枕公設粥分賑濟活甚廣
 且給種粟及牛使民復業稍有蘇息之望矣明年遷故結城別
 墅六月奔 懿仁王后薨秋體察使李元翼又辟公爲副再赴
 嶺南巡理諸務竣事後故于瑞山辛丑拜兵曹判書又拜刑曹
 判書皆不赴蓋以積勞之餘有數年丐閑之計也冬拜漢城府
 判尹知義禁府事 上特授咸鏡道巡察使公在北邊以治兵
 備禦爲務啓請教師組鍊丁壯則習弓矢爲銳少弱則教以槍

釗至於三甲六鎮人民甚鮮小故少女子之壯健者教女弩鳥
 銃之術期年成才上嘉之遣御史試藝論賞公又稟集兵書
 著神機秘訣二書印分將士以習之咸興府自經兵火以來官
 舍未復公遂作豐沛館又作東南門樓癸卯秩滿遽故拜戶曹
 判書償市負增祿秩都民咸頌焉明年拜吏曹判書公常患明
 黨之傾軋及入鈐務爲通用抑其奔競大忤於時輩逆爲知中
 樞府事乙巳階崇政特授平安道觀察使公以西門重地號令
 日緩患有以振肅之雖刑杖無煩而令行禁止故老皆言自生
 長以來特釜之減未有如此時云秋命爲四道體察使未幾
 特授議政府石贊成判義禁府事明年拜兵曹判書知經筵事
 又明年拜吏曹判書遽爲判敦寧府事戊申二月宣祖大王
 升遐公哀痛過禮俄出爲開城府留守明年遞付知事庚戌公

以年迫七十有引疾退休之志乃以溫井沐浴之暇故湖西仍
 留海養居于城南之農舍芒鞋野服往來溪山時與土人設酒
 叙話有終老之計矣壬子聞金直武逆變單騎入京冬階崇祿
 明年公以年過七十上章乞致仕廢主優答不許甲寅陞階輔
 國判中樞府事乙卯春拜工曹判書秋拜吏曹判書丙辰十月
 拜議政府右議政丁巳春進士尹善道上疏論權奸爾瞻之事
 廢主大怒將罪之公以殺士國之重事爲言大忤於時輩公遂
 乞遯章^凡十一上廢主終不許秋又辭不允冬又辭又不允是時
 凶黨將舉廢大妃之論公遂引疾不出以死自決惟治身後
 事而已竟爲朴慶新緩頰所誤龜勉一出蓋欲爲從容周旋
 上以扶慈殿下以救柳川之意也及其闕庭之會凶黨直加
 廢字百端逼公大言于左右曰廢之一字雖死不敢從終始

堅執達夜爭之凶黨知公不可回乃以四件事磨勘入啓而西
 官節目則皆出於僚相之手焉公呈辭引入於是三司及儒疏
 相繼而起請誅請竄不遺餘力矣戊午正月進左議政公又上
 劄力辭終不允時奇俊格告許筠謀逆之事公啓請鞫問蓋筠
 賊主張廢論故欲因以除之也既而公又引疾呈辭其時政府
 之官率百僚庭請而假公之名書於啓辭之首此則朝廷之所
 共知者也公每恨為少人所誤嘗鬱悵歎息謂子孫曰我其不
 能瞑目入地矣蓋公之非本意國人無不知之而只以官在相
 位故未免指目當時識者莫不嗟惜焉是年六月遞相付領中樞
 府事辛酉秋公以寒疾彌留十一月十五日壬子病革公命左
 右淨掃房中仍令扶起拱手端坐適天雨大雷公脩然逝矣本
 年十二月十七日甲申葬于廣州靈長山西麓先塋下丁坐之

原惟公天資重厚儀貌甚偉望之儼然知其爲公輔之器也生
 長闕閔遭遇昭明凡諸清顯無不歷敬當壬辰之亂雖或有爲
 招討樞管之職或爲體察檢察之任專掌舟師勤勞王事中興
 之業實多公之力矣及晚年志在林退遂於瑞山之丹邱海美
 之良林結茅道遥以爲懸車之地時有除拜輒辭不赴曰吾以
 不才遭遇聖明位極布衣年又七十乃復晨入夜出不知鍾
 鳴漏盡可乎竟緣朝廷不得就其志遂入台閣焉不幸昏朝力
 敵凶鋒身被累名終爲天下之深寃至痛天地日月必有所監
 矣公性素寬仁沉默寡言不疾喜怒不露圭角不樂交遊不妄
 出入平居淡然恬靜自守勢利一念未嘗汚於中人若有犯不
 肯與較輒自引避不耻降屈人自感愧而服焉人之有憾於公
 者公待之無忤或當政柄隨才薦拔不以已嫌而廢也平生以

謙慎二字力行不可須臾離性好淡素不近聲色不習技藝紛
 華之所輒避而不居酒量甚大而惡其亂性非時不飲好著白
 澤不被絛補惟公服則曰此一君賜非為身也戎家人必令精
 脩無汚常時衣冠一如白制子孫有效時風者必峻斥之不得
 入於前也公自少至老脩善行仁絕無傷人害物之心至如昆
 虫之微不肯手執殺之方按察湖廣專以恤民為務雖當板蕩
 之時未嘗行刻督之政賑給飢困安集流散兵火中濟活者無
 數矣嘗為招討時倭兵屯唐橋公出夜擊之計抄兵二千定將
 送之戎曰我國將不知兵、不知戰一遇賊兵望風潰散此由
 軍律不嚴而然也汝等若犯法則當依軍律處之甬無自陷于
 死及到賊寨果不戰而散裨將捕數百人舉將斬之公以為彼
 當皆死但昇平百年民不知戰令一朝盡斬之是不教而殺也

遂減死決杖左右皆歎服焉又嘗留韓山時南來避亂之人陸續到江艤人求饘無錢者不得渡彷徨號哭多沉死者公遣軍官嚴勅禁斷令皆全濟衆莫不歡躍矣公嘗言漂海之時檣摧纜絕壑沒之勢只在頃刻而每遇島嶼石壁之處則舟自避去不入其中帆如有身神物相之故卒得生還云八年干戈不辭艱難奔走水陸櫛沐風雨而身無疾病壽至八耄此殆天之所祐公而公之所以脩德之效也公初娶順興安氏典籍珽之女生四男二女再娶晉州姜氏縣監孝胤之女生三男二女七子則四登及第三從蔭職四婿則三爲牧守一未及官而其子至大拜內外諸孫百餘人公沒之後益蓄而熾大小科甲世世不絕焉嗚呼是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歟

石陰記自述

韓孝純字勉叔本清州人麗世太尉蘭禮賓卿先胤中贊康提學謝奇中贊渥政堂文學公義大提學脩本朝領議政尚敬都觀察惠贊成繼禧其先也曾大父士武判官贈判書大父承元郡守贈贊成父汝弼經歷贈領議政公生于嘉靖癸卯釋褐于萬曆丙子性素簡默無華不喜交遊遭遇兩朝歷敬中外仕至台輔年幾八十子婿十一諸孫數十人世事可無歎矣然逍遙山水漁釣為樂斯平生之至願世亂事卒志竟不就悠々九泉目何日瞑咄々乎長呼

釋褐後自約于心曰五十前立朝從官五十後逍遙山水乃其志也事適不幸壬辰兵興奔走不遑爰暨七十官高見繫以致志終不就此其平生大畧也

墓誌銘

整於屏居中一日謁袁叔整曰曾祖領議政公不幸際時昏亂
 志義未伸生而齟齬於羣奸歿而負恨於九原悲夫尚何言我
 當先海丁巳冬凶黨慙慙廢論交發公時引病不出已數月餘
 矣或有以挑上下之怒激母妃之禍勸出者公曰我一出而
 稽少弭則吾寧受惡名而不辭遂出詣闕則凶黨磨牙直齧公
 以廢字公抗義大言終始不撓雖以凶黨之恣睢亦莫敢加廢
 字公之力也公隻手擎天知不可抗又卽引入凶黨益怒三司
 及館學交章請竄一則曰本以所見不同之人一則曰馴致異
 論者增氣又曰其初立赤幟者無異廢君答以扶護西宮者非
 韓某一人也云觀此則可以見公之心事而天日未照冤魂莫
 白痛矣墓道之歸迨今未遑吾亦老矣深恐世代遠而瑩域迷

已治碣豎之矣若幽堂之誌須序其世系官職吾謹次之君其
 文之乃拜受而按焉公諱孝純字勉叔姓韓氏本清州人始祖
 諱蘭佐麗朝位太尉降而有諱康中贊有諱渥石政丞有諱脩
 大提學文章勲業俱著史乘入我朝益大而昂諱尚敬領議
 政錄開國元勳封西原君謚文簡公歷世而有左贊成再叅鐵
 券封西原謚文靖曰諱絀禧寔公高祖也曾祖諱士武判官祖
 諱承元郡守諱汝弼郡守妣柳氏司導寺正滄之女以嘉靖癸
 卯生公幼而異凡常有遠大之器及長力學於書無不讀戊
 辰中司馬丙子擢文科選入槐院仍薦史局而以親嫌不拜既
 陞六品銓郎舍人及三司清要之地無不歷敷而忤時論出為
 寧海府使仍拜本道監司以亞兵還自是後入為大諫大憲出
 為副察檢察四典方岳再釐體府歷踐六卿而判兩銓者屢矣

丙辰拜右議政丁巳進左議政辛酉十一月十五日以疾卒于第享年七十九以本年臘月十七日禮寔于廣州灵長山先塋下午坐之原喪葬皆官宅焉公資性寬厚兇宇宏深喜怒不形於色紛華不入於心名位益隆而謙先益著清德雅望重於一世壬辰之乱在寧海方列郡瓦解之際公慨然倡議傳檄傍隣遂得兵數千人分授方略以遏要衝左道諸邑賴以得全啓聞行在所上大喜下教褒之廟堂皆曰國有人矣其爲副察也舟師寇械天兵糧餉責重而事急公奔走湖嶺晝夜經營備艱繼粟協助天兵卒成匡復之業又按察北藩之時將校軍卒不知坐作之節公撰神機秘訣二書以教訓之仍刊行於世人益知公才之通文武也公初娶順興安氏典籍竹窓珽之女生四男一女長有謙縣監次守謙郡守次致謙郡守次履謙文科丞

旨縣監鄭象義收使安復善其婿也後娶于晉州姜氏縣監孝
 允^之女生三男二女曰允謙文科都事曰克謙文科正郎曰好謙
 主簿府使李碩望學生呂甬亮其婿也有謙生五男判官得一
 察訪泰一令智一學生振一進弘一守謙生二男察訪誠一學
 生英一致謙生一男一女男郡守復一女適縣令成楚望履謙
 無嗣允謙生五男二女男郡守并一都事奎一學生壽一進士
 宗一學生應一女適牧使姜璵士人李復鵷克謙二男三女男
 學生挺一備郎昌一女適縣監權覲察訪金洧士人金南粹好
 謙生一男一女學生佑一女適叅奉金華鑑直長馨遠鄭象義
 出也安復善無縣監震秘學生震馨李碩望出也牧使台齊領
 議政聖齊郡守奎齊府使翼齊郡守洪琯李迪吉士人李碩昌
 金夏成李萬元妻呂甬亮出也內外孫曾凡百有餘人表叔名

厚明文科僉知實奉公祀銘曰

難平者事莫測者天湖界我公德位典年而靳厚餉遇時昏亂志狂緇縫正議侃々上欲下甚尺木難支歿而負冤人或有知惟餘善慶子孫振々無窮之報永期千春

外玄孫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藝文館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李鏊謹誌

外玄孫資憲大夫工曹判書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李徵龜書

祭文 賜祭 知製教金壽賢製進

維天啓元年歲次辛酉十二月戊辰朔十四日辛巳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朴安孝諭祭卒行領中樞府事韓孝純之
 灵惟卿溫潤之質瑚璉之器忠孝傳家文章餘事弱冠儒林公
 輔有望遂擢巍科令聞彌彰際遇 寧考駁歷通聯薇垣玉堂

密勿履彊東銓西掖節桶卓然卧閣東海徒得君重杖鉞南維
 旋膺優寵遭時多艱益服勤勞文武其才備諳戎韜擢置司馬
 姦宄惕息及長邦憲顏網頗肅出則四方汝能宣力入則九卿
 汝能猷為京兆政清式惠我師藻鑑持衡品流自矧目費千金
 惟汝鹽鐵龍驤萬斛惟汝舟楫迨陞相貳復煩留鑰曾靡告勞
 夷險一節予嘉乃績曰篤不忘爰履金珥置之巖廊霖雨倚望
 如手左右大而能謙成功不有優遊綠野眉壽益昌杖以造朝
 為國之光懸車請老屢封枕章予惟求曰注意彌篤尚有典刑
 百僚是式夫何一疾遽返冥漠一老不遺予渚無從黃閣清風
 但想儀容人鑑已亾簪龜岡卜謂之何哉民之無祿爰命禮官
 載陳菲薄不昧者存庶幾來假

祭文

耆老所驪陽君撰

年月日青城府院君沈喜壽蓬萊府院君鄭昌衍左議政朴弘
 耆右議政趙挺迓原府院君李先庭晉原府院君柳根全城府
 院君李準行同知中樞府事申湜漢山君趙振知敦寧府事南
 瑾驪陽君閔仁白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具韓公之
 灵惟公星徽精英山河間氣金輝玉潤鸞亭鵠峙性賢端詳早
 從師友學務知要確乎有守用功多年養專且久餘力明經屈
 跡科第要以顯親非干祿計士懿學行人稱孝悌移孝為忠成
 教於國歷教清華小心勵翼忠規譽、正論藹、四路思棠五
 曹承規望隆補衮才優救時名八金瓠何勞夢卜柱石鎮物都
 人加額仔見老成亨屯極溺噫天不憖中台告柝恭山其頽人
 安將仰蒼龜已失世將何望哭不避辰蓂不相杵悲纒袞廢痛
 均朝著 等獲陪耆英共按杯觴花春秋月擬以為常何知今

日有此悲傷追惟燕好如在目前敬舉哀卮淚落如泉嗚呼哀哉
尚饗

西平府院君

又

〇〇〇〇〇

維年月日從子知中樞府事浚謙謹以清酌庶羞時果之奠祭
于叔父具叩府君之灵孤竊危喘忝耶生方事國無狀罪及黜方
九載賜還生返京方視公若父奉儀形方思出望外涕淚頓
方八十曰期少一齡方神秀容敷步履輕方飲啗既善起居寧
方台蓋高懸仰老成方眼前蘭玉福德盈方庶幾百年保功名
方壽星遽淪天失晶方終始汾陽極哀榮方言念猶子職典兵
方西塞日聳朝野驚方將承轂爰啓行方遠日相值阻臨塋
方松懸公義負幽明方心焉惜慟若刺荆方肆具薄奠薦微誠
方惟灵不昧諒至情方嗚呼哀哉尚饗

又

同知中樞申 湜

維年月日表弟行同知中樞府事申湜謹使男行司正得滋代

奠于

表兄

具叩

柳陰韓相公之灵伏以西原之韓云自殷師文

猷無微將信將疑以理揅之有可擬者奕世蟬聯何多賢也其

在麗初太尉始大碩輔相望邦國是賴八我 朝以來有文簡

在文靖嗣興勲著昭代垂裕後昆公篤誕生資稟溫良性度寬

平是從師友行脩經明中年釋褐籍：名敷金閨通籍選曹特

衡臺端風裁省垣要清整無不宜多少歷敷逸翮暫鍛左符南

荒適丁時艱島夷構亂列邑瓦解守宰鼠竄 竊與播越翠華

何處公奮厥武獨倡義舉蠟書十里冒穿賊窟具陳邊耗且猷

方物遯矣西土散聞始達 行在諸臣感淚如血瘠脊嘉乃超

授峻秩自嶺以左仍使觀察公承 策命益自我戰慄跼名

諸郡招集散卒與之抗賊在、團結重恢之端有公始發俄昇
 全嶺又遷湖臬旋副體察揔理南服協同天兵卒成匡復究厥
 耶原疇非公績閔西閔北壤接卒夷保釐之難莫重於斯公往
 欽哉左之右之歷試諸踰績用皆漁入長司馬軍政以治屢擢
 冢宰百工允釐爰立作相匡輔是托 國是日隆身命爰惜死
 而後已雅素蓄積辛甘燥濕與時不適丐閑求退亦非得已天
 祚仁賢釐爾壽祉黃髮儀容綠野行止荀龍有七謝玉擬四一
 圖璘閣紀績司盟三題鴈塔縱範青冥簪組滿室起居頤頤福
 履之厚孰與此倖浮生有涯造物多忌一夕南極老星遽墜方
 冬迅雷天為示異地亦告凶震動者屢哲人之亡夫豈徒爾計
 聞 楓宸、聽震驚王人禮接為之輟行軍國機務并與俱停
 恩遇之隆生死也榮嗚呼哀哉公之始相相望弘多難平者事

不如意何滿紙評彈乃見公志士友之責此焉可弭嗟公於世
 其過也仁不知者疑孰識其真至其制行不愧古人有官居鼎
 無地寄身自同寒素未免窶貧久矣君子可謂蓋臣眎余窶劣
 倚兄後塵誅身至拙處世益屯每有箴言不憚相戒自以樗材
 又忝嘗會蒼頭白髮金犀相帶優遊晚景可保無替何意如今
 兄先棄背慟矣我懷痛切心骨屬緣慙攝目疾弄黐白醫遽睛
 瞠不視物怕觴風寒蟄伏密室茲當卽遠辜負執紼載念平生
 益增隕絕薄具代奠侑之以詞：不達意其亦已而英灵盼饗
 知耶不知嗚呼哀哉尚饗

挽詞

早年交契托知音國耳平生共此心嶺府昔時同壁壘江城今
 日隔商參君歸堪慰塵緣了我在長嗟病敗深瞻望含情不相

送陵廣相樹夜沉：

友人完平府院君李元翼

柳巷高風世所知相傳今日幾孫枝
勲名有或他人盛壽筭無如此老
遲早訣賢兄重會合纔逢令侄遽分
難輟生謬忝通家契後死難禁涕淚垂

學業初從孝悌果天生義質夙栽培
無人服不仁賢量有友嘗

稱將相才

寧海君洪可臣嘗稱大監有將相之才故及之

福德超倫年八十懸榮冠世位

三台子孫子億昌而熾善慶應知上黨魁

同榜天緣五紀今肩隨愛慕貌如心中樞僚凡聯衰髮九月耆
筵擁醉襟塵白何妨暫相別泉台可保永追尋飄然蟬蛻兵戈
外笙鶴仙都瑞靄深

青城府院君沈熹壽

邦國安危在一身蒼顏黃髮兩朝臣
年垂八耄心猶壯位歷三台跡已陳
談笑籌過曾幾日風流盛事屬他人
餘生在世情何

極哀挽題采淚滿巾

右議政趙挺

念我先人嘗有疾公時來問見公枕追思昔日交遊密托契餘
生世分溪洛會同隨誠自牽綦眷處輟慟難禁抱病辜負臨江
送欲鴈哀詞淚滿襟

延原府院君李光庭

前年呵喝過林邱看落山榴盡日留早向儒家叨未契從教後
輦謾相啾官居台鼎猶僑屋神返龍山未起樓江上短簷丞相
宅老成文館領風流

延陵府院君李好閔

伯氏曾從相國遊肩隨二十六春秋功名自致已黃閣喜怒不
形今白頭共擬耆英頻約會方期大耄遽長休眼前諸子簪纓
盛人世誰家有此不

晉原府院君柳根

齒爵雙全古所難况公家世自三韓香山結社耆英會潞國還
朝道路嘆樞馬忽驚天象動匣龍初化斗先寒先人敬執今誰

在泣內秋原涕似瀾

漢家今丙魏洛社古耆英鈞履惟元佐詩書屬後生朝廷失依

賴廊廟孰經營藥局曾從列茅山又送行

左贊成李尚毅

官居鼎鼐日年逼八旬春胤子皆珠樹兒孫摠席珍救時能盡

悴棄化便歸真豈但吾私痛題詩淚

蘇新

駉川君閔馨男

位極三台壽到期簪紳又見滿庭闈從來積善流餘慶五福人

間更有誰

朝家耆曰幾人遺題罷衆詞淚滿衣白首故人今猶在不知何

日是同歸

全城君李準

少年聲華動士林兩朝耆老常渾簪江湖未早抽身計廊廟空

存報主心沙路尚看遺轍在珠襦遽隔九原深西銓忝席今如

夢歆寫衆詞淚滿襟

玉城府院君張晚

尊年却與巍階共衆福元爲積善因士論淵源推宿望朝堂冠
佩聳長身星躔寂寞精魂返川嶽悲涼運用湮那更趨尋迹行
馬駱村門巷必車塵

韓平君李慶全

相公風採迥超倫孝忠平生表縉紳遭際兩朝蒙眷渥進登三
府展經綸簪纓積慶傳諸子龜鶴遐齡撫八旬南極壽星翻晦
彩典刑無復老成人

知中樞府事沈 惇

競、冬雷示變時

英灵此日去騎箕兩朝匡濟君臣契四紀忠

勤天地知身際

危行繼繼志存休致竟差池步庭玉樹俱簪紱餘

慶綿、未有涯

平同知中樞府事申湜

歷敬清路作良臣台府曾稱奕理均謝氏諸男皆賢樹富公遐
壽擬灵椿誰知忽觀箕星去無復重期內日賓自此耆英虛一
座可憐衰白獨傷神

知敦寧南 瑾

仁聞仁毅自弱齡庸言庸德動存誠臚傳玉階祥雲爛名震金
 甌瑞日明龍席榜神與相香英會上弟兼兄百年知己今亡矣三
 哭窮途無限情 同年友左贊成李時彥後改真彥

稚年曾侍渭陽行得拜清塵始識荆探履平生皆實地交遊一
 世摠知名三公事業故弘濟五紀忠勤出至誠八耄享齡昭代
 瑞七龍登官德門榮俄驚天上中台并忽報東方卷岳傾國失
 著龜誰不愁况兼鴛劣忝香英 駱陽君閔仁伯

相國生韓國東方有偉人蜚英清坊地際遇聖明辰萬石門闌
 盛三台寵渥新不言溫樹問誰侮孔墻循學業追前哲風流絕
 後塵兩朝推大老一德見純臣殄瘁云亡日儀形遽隔晨哭奪
 驚市巷悼惜軫輓宸自幸連家分寧論奉袂頰阿咸還共聚相
 對倍酸辛

吉川君權盼

維持軍國敢辭名文武威風振德教天夏兩卿勤拔擢咸平雙
伯好經營封疆體察稱周達廊廟疇咨服老成蘭玉滿庭年八
十相公存沒極哀榮

上洛君權

縉

碧空箕尾夜流梭天不慙遺世共嗟朝右典刑無復覩人間福
祿又何加衆榮旣荷君恩重德美行將國史誇遺愛至今西北
枉遍看窮谷婦人顰

戶曹判書金蓋國

天乎不我老成遺哭向蒼：歆問之勲業曩時調鼎辱朝廷此
日喪箸龜庭羅羣玉徵餘慶鏡吊孤鶩結水悲南望廣陵無限
淚上憂邦國下吾私

漢城判尹尹銑

位八三台壽八旬人間五福更無倫芝蘭滿室堪娛老詩禮傳
家本不貪湖海百年收爽氣屋樑明月想精神白頭門下仕安
枉忍淚題詞自濕巾

工曹參判尹

暉

的：瑤光燬貳台隆：厦屋荷璫材風蝸練石天誰補龍伯釣
 鰲山欵額赤鳥永歲河上隴白眉應屬府中槐東銓次庠經三
 考泣望江樓淚獨哀
 前參判柳夢寅

清朝文武有威風輔翼經綸幾貢忠八奎春秋全五福兩朝恩
 遇陟三公門闌色喜終多慶蘭玉名登問幾最晉似羅成唐似
 郭象榮今世與誰同
 都承旨李德潤

青雲始閣早翱翔終始人間福祿昌杖此魏公年尚過男多忠
 憲貴相當逍遙有耶江山在咨訪無時到履忙悵悵旧堂空綠
 野渚禽啼盡山水長
 升平府院君金塗

韋布宣：遠兇期蜚英穀價動清時謙冲晚節崇榮懼願養高
 年福祿宜盛業未湏論日計私門長是證天知艱危病目光散
 化旧德朝中更有誰
 南陽洪瑞鳳

昭代登庸屬老蒼
兩朝身與國安危
兩曹南徼當年會
地下人間此日悲
海宇卧聞明主慟
乾坤名在小兒知
情親更有葭莩等
重執紼荒城淚滿顚

副司直呂祐吉

玉立人間八十秋
兩朝皆藉老臣謀
嚴廊虛席爭加額
牙笏盈床只饕頭
半夜驚回一枕夢
片舟水闊五湖遊
曾蒙大度容踈放
欲寫哀詞淚自流

副司直金 緻

題名鴈塔穀華早
曳履鵬程步武先
位長天曹尊蓋德
身登黃閣荷恩榮
老星成彩明南極
寶樹芳暉映北堂
衡嶽峯摧驚一夕
故山寥落閉佳城

京畿觀察使鄭廣武

半生清素一團和
高步亨衢雅望多
銓席持衡心轉小
黃扉憂國鬢添皤
仁能遐壽方徵福
氣動隣菴且輟歌
餘慶也應綿不盡
樹庭瓊樹摠鳴珂

前直提學鄭廣敬

位到中台貴年臨上壽尊緋銀鴈七子蘭玉秀諸孫雅望雖難
 觀風流尚有存干戈正多事幕客最銷魂禮曹叅儀睦長欽
 歸去由來只後先平生福祿孰能全官啣已峻中書省齒德仍
 尊八十年有子人間傳旧業升魂天上作飛仙朝端不復瞻儀
 鳳獨向東雲哭逝川

大護軍睦大欽

大耄尊邦典黃扉位遇俱衆榮今日隔福履古來無東閣曾玷
 辱南湖幾醉扶傷心對物色不忍舉觴壺行護軍趙存性

指何人間試屈之能全壽福似公誰鵬程寵秩三台峻鮑肯遐
 岭八袞垂策服承顏諸胤子郭家點領幾孫兒獨隣洛社耆英
 席天不曾容一老遺前叅議吳靖

玉粹春溫廊廟姿兩朝英險共安危山公藻鑑持衡日傳弼盥
 梅沃朕時簪笏滿庭微善慶岡陵遐壽擬耄期傷心木稼天何

意沒世衆榮永有辭

兵曹參知張大維

兩朝元老孰能肩終始忠貞一節全吏部高名傾斗極魏公興
望動台躔庭蘭已覺香風在宿草惟應涕泗漣幕府旧賓今白
首可憐嗚咽送新阡

前正郎郭

說

柳川遺稿

寧海詩

并序

歲庚寅冬吾叔父今湖南巡察公以執義去國授此府余亦以
太史時事廢棄家食寓居廣津迨送叔父於平邱驛有一律在
言律中時伯氏安岳公謫以无安北遷一家之人堆散殆盡先廟
香火惟不佞主之感歎之中情發于詞且余與叔父比肩立朝
同備侍從一朝陞事或廢或遷有足以感其心申故以江南馬
公戎其兄子之語使為結句其意有如此者叔父在官一歲遭

壬辰之變廟堂之請違自上不從當一道奔潰之餘毅然不動
倡率官兵數千人傳檄隣邑戮力勤王東道之得全蓋賴其力上
在平壤聞而嘉之進秩通政。賜批封之号未幾因朝薦拜左道觀察使兼巡察使
從民望也翌年癸巳合左右道陞嘉善以理之甲午秋瓜限再滿上章請免以騎
曹亞卿召還余枚其時方佩原州之符朝廷不知其不肖破格追
薦再擬其代雖不得 恩除而以侄代叔時論藉、矣今年春
以兇賊綏退一時簡二南之寄叔父膺湖南之命余亦代置按
是分陝重任歸于一家惶恐踴躍懇辭不獲去夏巡到此府父
老士子嘖、道叔父時事爭來致款惠澤之在人者久而愈
深誠可尚也今余再過于此人情一如前日因念余與叔父雖
今已四年

後會合亦難易期望想視龜之地不勝感戀之情遂成一律因
國事未遑職業有守此

以記其顛末如右叔父諱孝純字勉叔丙子出身有新命陞正憲云

父子交承處山河隔濶情治齊循舊政分陝愧新榮天地恩難報風波夢易驚桐鄉有遺愛更自滯歸程

宣廟中興誌

韓孝純為慶尚監司巡諸郡時遺民以為復覩漢官威儀云

忠武公全書

命率舟師截賊歸路諭書內今觀接伴使李德馨等狀慶尚監司韓孝純報稱釜山東萊之間倭艇多數到泊現有添兵之勢極為可慮卿其整齊舟師撞破來艇使不得恣意下陸清州居兼司僕李祥持有旨內慶司監韓孝純馳啓左道之賊合入巨濟將犯全羅之界卿其合三道舟師勦滅事

遣韓孝純于閑山島設武科試戊卒賜第從統制使李舜臣請也

朝廷以副察使韓孝純專委舟師之事三道水兵及格軍格糧晝夜調發入送兵船器械急令修補以扶李舜臣禦賊之勢

漂海錄

子允謙痛哭再拜而書

萬曆丁酉歲先君以下四道體察使副專掌舟師糧餉巡檢湖南至于湖西結城縣有宣傳官持標信下來蓋楊經理達松上前曰欲見韓副察面議故也承命卽發向京城由洪州禮山新昌至牙山暫時假寐乘曉發去涉賁稅津宿于水原之雷倉夜將半軍官進曰宣傳官又持標信下來是則經理又達上前曰游擊李金以舟師軍三千自江華下海今若面儀副察則必消許多日子須使副察卽還行治其糧餉故也承命

卽堆雪倉還涉貢稅津由徑路直趨沔川過瑞山至于泰安之
 耶亦浦候之越三日舟師始至大畧三百餘艘也卽乘小舟往
 見李游擊，曰公之責在治糧餉可能繼給否答曰唯，又
 問曰卽今可致否答曰俺亦手獨來勢不可爲也游擊勃然變
 色曰然則許多軍卒何以爲糧又曰責有所畀答曰敢不盡心
 游擊曰監軍金文弼經理耶送公其往見毋使發怒答曰諾卽
 詣文弼之舡則謝病不見曰糧餉何以爲之答曰已受游擊指
 揮敢不盡心及諱文弼曰公當從我而行不可去也答曰俺若
 乘舡其於糧餉何文弼曰今若失公吾將奈何答曰國王在
 上俺豈逃避文弼不聽遂登漢人陸卿之舡偕去其時子弟姜
 懔韓致謙軍官鄭倬也諸舡掛帆同時啓洋順風趨下其疾如
 飛及泊于安興梁問諸其地之人曰此地儲穀幾何安興人曰

二百餘石在先君聞之甚喜即送言於文公曰此地有數百之
 穀先載之文公曰吾行甚急公其輸載再三固請文公不聽旋
 則發艤遂環安眠島泊于大浦其時支符艤落浚上下飢甚陸
 卿以待客之禮接之做飯進于先君且饋從者將寢陸卿將自
 家衾枕進于先君使之就休自宿於他邸蓋尊之也夜二更東
 北風大作艤之大小櫓隨風卧起舟中之人莫知所爲子弟二
 人皆患水顛疾仆嘔吐不省人事先君兀然獨坐畧不動心鄭
 倬進曰艤人擾請往見之遂出而覘之遽告曰艤人三十餘
 輩相向號泣云又曰艤有四疋三則已破云於是遂漂于海致
 謙水疾之中挽鄭倬之衣曰好護家君將曉鄭倬進曰東方欲
 明願一出見先君不許鄭倬又進曰西風轉作小島漸近艤人
 皆有躍出之意輕身以待願一出見先君從之及至小島過艤

之去岸可五六丈許不果躍出過島東走日已正午矣艀之傾
 側不安以有兩樞之故遂覓小鉅剛引半日僅所其半遂為風
 所拆舟乃擄蕩將覆後止鄭倬進曰東方有山形必有我國地
 方頃之果至海岸泊焉喜其得岸直欲涉水而下陸卿書云曰
 潮退宜待其乾遂從之艀人攢手曰韓老爺福德人也吾輩生
 洛不死繫副察是賴每三稱道不已使倬先行探知我國與否
 遂與子弟就水邊小舟而往焉一二日不食飢困無整子弟得
 白粒昂咒謀做飯又得饌具喜可知矣鄭倬探問還告曰此乃
 藍浦之海岸也村民聞之即辦假輜今將至矣俄而村民果至
 遂乘輜而往邑倬朴東善來會乃十一月二十三日也漂風之
 餘寒疾遽作邑倬乃送寢具使之取汗先君使人往問將擊曰
 送候老爺將擊驚喜祀手拜矢曰韓副察得生乎願即相見先

君辟曰今日疾作不可以風當俟病間就會恭安過數日後先
 君往見游擊、顛倒出迎只問漂海間閔之狀糧餉之事則
 未嘗言也先君以酒慰之游擊亦以酒謝之是行唐船三十艘
 唐將二十負^{水兵}三百人汲海渰死軍中皆咎文奇、慚慙不敢
 出頭是年春間巡歷湖南至于文人丁景達家景達設酒來餉
 曰吾觀令監八字極貴、仍附耳語曰當入台府第今年厄
 運極重慎之、過數年後景達來見曰吾若知令監如是無
 蟋曾何用謾為憂乎先君具道漂海茂死之狀景達大驚曰然
 則卜說亦不誣矣

湖山錄

湖山即端山古號也錄即邑誌也

都事韓汝賢

撰

月灘韓公遇壬辰之亂來寓本^{邑南}面德川村連受副察提官之任
 晝夜長立專掌王事是時水陸唐兵十萬與賊墨相對接戰每

以之糧撤兵而歸爲責朝廷，同知所爲副察使以募粟
 事兩路鄉閭坊、申、躬親出入至誠開喻又結兩路士子定
 有司之任開喻遠近子姓富家又結老漁老鹽老商者責效實
 穀西踞海邊千餘里處、浦、鹽盆魚箭設立辦糧四方輻湊
 遠近絡繹使唐陳兵糧未嘗乏絕云平生謹身守道好觀書史
 終日危坐氣像和易天性忠直與人交久而敬之晚年好觀山
 水結城得海崖幽絕處尊精舍三間有終老之計朝廷拜兵曹
 判書不就拜刑曹判書又不就拜聖恩極重屢招不已不得
 已起舍遂廢其後庚戌八月亦以二相辭榮托疾買船西歸曰
 吾以不才遭遇聖明位極人臣年入七十晨入夜歸不知鍾
 鳴漏盡可乎遂高卧不起後又被徵官至左相去丁酉冬副察
 以唐將李游擊接待使隨唐將大洋中遇大風唐船即溺副察

使漂海人皆謂艇破溺死吾父子暨郭正郎說揮淚相約求屍
於海際鯨探文招祭當啓行聞生而漂出於藍浦地海崖停行
其後見副察問之曰初遇風漂之時纜絕碇碎檣摧櫓失耶乘
之艇比如脫勒生馬人不能制為颶風所驅隨濤上下如或有
觸於巖石則可一碎無餘而每遇島嶼石壁嵯岈之處則舟自
避行恍如神物陰來相之者然故卒得生還云噫此天也公平
生積善行仁未嘗有害於人雖昆虫微物亦未嘗手執殺之及
遭干戈事不避難七年長立風雪措辦國事一不呈辭退休此
天之所以報公而公之所以不死於海也

日記

丁巳正月進士尹善道疏論甬贍之罪光海以其疏下詢大臣
公以殺士國之重事言路不可杜塞為對遂為時輩所忤玉堂

上劄斥之公即出麻浦乞遯甚力凡上章十一陳劄至三而終未蒙允

李洞之疏又極論甬瞻之罪曰韓孝純仍收議之命粗陳言蹶之重而三司詆斥不有餘力所以首相言病不敢獻議原任杜門莫敢開口云云

幽黨李傳芳上疏請坐焚尹善道之疏明示好惡亟黜容護善道者以請朝廷云云此指公而言也

正月二十三日右議政辭職初劄

不允批答

二十四日右議政三度呈辭

不允批答

二十六日右議政四度呈辭

不允批答

二十九日右議政辭職再劄

不允批答

二月初二日右議政五度呈辭

不允批答

同月初五日敦諭右議政

初七日右議政六度呈辭

不允批答

十二日右議政七度呈辭

不允批答

十九日右議政八度呈辭

不允批答

二十五日右議政九度呈辭

不允批答

三月初五日右議政十度呈辭

不允批答

十七日右議政十一度呈辭

不允批答

二十三日右議政辭職三劄

不允批答

十一月初三日初度呈辭

蓋聞廢論將發故引病以入

同月初四日幼學宋永緒玄疏大槩恒福之議右裡自獻弘翼

之言亦出於自獻而昌衍之杜門孝純之不出亦出於自獻

殿下之庭貞忠正直之臣非止一二人若下枚卜之舍坐置廟

堂責以康濟之任則處置太事在枚瞬息而殿下一味逡巡如孝純黨逆之魁豈能為殿下盡力哉請竄自獻孝純以戎具瞻

同月十一日右議政再度呈辭

不允批答

二十日右議政三度呈辭

不允批答

同日幼學尹惟謙疏大槩上所倚杖者大臣也奇自獻有負國棄君之罪韓孝純有黨惡之迹而殿下容而不加辟二相將焉用之哉自獻反側之人也孝純黨逆之魁也宗社雖危依違俟時固其所也云云光海下此疏枚政府使之收議公方在呈告中辭以病昏嫵不獻議初不開見同日幼學鄭渾疏大槩草野之疏一入而右相韓孝純稱病不出願相奇自獻托疾不赴問安此何等國家大事而為兩臣

者既見大司憲李覺避嫌則固當顛倒出仕而乃敢堅卧不出云：

同月二十二日遣史官敦諭右議政

同日幼學徐義中函疏大槩首相奇自獻托疾不決右相韓孝純一向以病不出原任鄭昌衍病不答一語自獻當此大舉措陰詭護逆其罪通天孝純受恩兩朝八十老臣有何所冀遲回不出只爲護逆之計昌衍肺腑之親亦且觀望其罪有浮於他人殿下釋此不罪則何以濟衆心乎如金世濂之類相繼巧避壞了大事職由於此伏願殿下斷以王法置奇鄭兩相於極律且置世濂於誅竄之典云々

同月二十四日幼學渠李韓輔吉等函疏畧曰右相韓孝純兩朝元老受國厚恩義當沐浴請討死生以之而渠以商人之魁

堅主其議規知士論之將發稱病遽入連呈告單期必違職殿
下既以儒疏連入為諭令其速出則宗社之責已歸其身而頑
然堅卧無更出之出意人臣見國事之孔棘亦不勸念是而可
為則何事不為乎請懸首大街以示衆庶云々

同日政院啓曰舍人柳忠立以門隙啓曰封下儒疏九度初昏
後往傳頌相奇自獻則答以今日暮先往傳于右相云故即
往右相韓孝純處則答曰方往呈告中精神昏憤不敢開見云
云九度儒疏即輔吉等函疏也甫瞻等皆藉此以草野血

同月二十五日敦諭右議政

同月二十七日幼學金廷亮函疏畧曰相臣韓孝純稱病杜門
豈至枚育聾跛廢不能省事哉殿下仁愛太過威斷不施大議
歧而為二正論熄而不張此何等時也韓孝純終始不出并與

自獻懸首大街以戒人臣臨危負國者則宗社幸甚

同月二十八日同副承旨啓曰臣承命往諭于右議政則以爲身病猝重同知所措欲觀病勢爲之不勝惶恐云傳曰知道同日幼學李沆出疏畧曰右相韓孝純預占其機托疾杜門終不收議只以昏耗之言作瀆天聽專事巧避伏願亟誅韓孝純等以定國是云々

同月二十九日右議政四度呈辭

不允批答

十二月初四日右議政劄子大槩丞卜新相事

不允批答

同日幼學黃廷弼出疏畧曰韓孝純當大論方發之初先覘其機遽爲辭避及殿下儒疏廣詢于廷終始托病不有一言臣謂韓某先可斬云々

同日徐義中再度出疏畧曰臣頃進血疏封下政府佇見百僚

會議亟定大論而韓某敢呈辞单或護或逆或避大事伏願恒
 福韓某以下次第論罪云々

同月十二日幼學李國獻李國光函疏大槩右相韓某無意庭
 請玩愒度日爲三司者不爲是非先治三司之罪亟誅韓某以
 定人心亟卜賢相以定國是云々 已上庭請未發前事

戊午正月初四日始爲庭請至二十七日合爲二十七日啓當
 日庭請令初不出於大臣而左叅贊柳澗自爾瞻家直招政府
 吏出令爾瞻以文衡自製庭請啓辞減損節目則戶判崔璿實

主之

詳在清白
堂日記

光海答請庭啓辞曰大臣不來卿等何必強顏至此勿煩退去
 凡此可據文迹昭載於刊行文字則公之不干庭請實爲一大
 明證而草史文字則後人所製也或書以大臣率百官連日伏

閣甚至枚啓辭節目韓相爲之云者皆不知當時之事實故也
 同月十六日奇俊格上寢告詐筠金闥等逆節公率二品以上
 啓請嚴鞠筠闥等竟伏刑蓋筠闥等主張凶論欲犯慈殿極
 其凶慘者也公雖在被論呈告中斷然請討則立異凶論見忤
 凶黨據此可知故始論有曰大臣輕大論而爲此請鞠之舉云
 同月十八日新卜右議政閔夢龍西宮四件節目夢龍獨自
 磨劄

同月二十日尹魯凶疏曰請先治韓某遲延不舉義之罪次治
 三司容護韓某之罪云自庭請初啓至二十四啓之前公稱病
 不出朴慶新等勸出奇俊格又抵書皆以救慈殿爲言故及
 夫二十四日啓公黽勉一出只爲慈殿之危穢士林之禍色迫
 在呼吸庶幾扶護慈殿調濟凶黨矣及至闕庭凶黨而四面

圍坐脅加以廢字公厉聲大言曰廢之一字非臣子所忍言終日力爭揮手却之時人謂當日政府廳上塵盡爲韓相袖所揮去云者流傳枚野史矣達夜相爭未得究竟而罷甫瞻喉政府史書公之名枚庭會之首是以一番名在枚二十四啓日庭請錄

二月二十一日鄭周翰疏曰收議時不立己意只推領相其奸猾之狀老而愈甚請令收議禮曹更爲枚韓某如或一向不言請斬韓某以爲人臣忘君負國之戒云
三月十五日金玉章疏略曰請先誅韓某以懲負國之罪云
四月二十六日左議政呈辭避賓廳收議
閏四月宋永緒疏曰大論已發尹惟謙之疏又下而韓某梅病敢呈辭單請亟誅韓某以懲避事之罪云

同月二十八日館學再度出疏曰禍端將啓事急燃眉大論已發枚草野則大臣三司所當合辭共請而大臣韓某托疾遽入三司飾辭自避視同秦瘠請治大臣三司之罪克完廢黜之典云：

五月二十五日以備邊司秘啓左相處出仕事敦諭

六月初二日兩司合啓左議政韓某本以所見不同之人冒居

台鼎當初大論之發也無擔當之心遲回觀望雖因公論不得

已蹇起素無誠意僅得塞責國人孰不知其非本情哉及今大

論未完聽人恐動遽即呈告馴致異論者增氣當事者孤危大

臣之道果如是乎又以徵兵之故胡書之來聖旨再三懇惻而

猶執誤見聽若不聞與初立赤幟者豈有輕重之殊請亟命竄

黜以懲臨事巧避者之罪云

立赤幟者蓋指李恒福奇
自獻等當初立異之人

同月初三日合司再啓

答曰大臣被論不可在職違差

同月初四日合司三啓

答曰屏金橫帶扶護西宮者非韓孝

純一人也然則一：罪之可乎況已為連免休論可矣

同月初五日館學儒生鄭希立等三疏略曰韓某八十老人猶圖後福即見儒疏之相結稱病不出羽書交至六月興師此豈大臣堅卧之時請亟治韓某云々

己未五月初九日備忘記曰韓某雖其時累教不出固無大臣之義連免已經年休論可矣

同月十九日始停啓

己上庭請已發之後事

當初記事小紙

丁巳正月進士尹善道疏政爾瞻公獨伸救善道遂忤忤時輩
 即出麻浦先是李爾瞻朴承宗柳希奮歸爲三昌分朋引類互
 相排軋至三月間三昌齊會于公解把酒賦詩約爲講和時人
 語曰三昌講和朝廷庶幾安靖大論亦自不發一日叅判朴慶
 新來言曰三昌講和之說公聞乎朝廷安靖大論不發則大監
 不出何爲時公方屢承敦諭又聞此言故不得已出是年冬間
 大論峻發朝野涵涵公遂引病呈辭杜門不出十月一廢朝以
 尹惟謙等函疏七張封下政府舍人以其疏來問公辭以
 疾不爲開見幼學李沆疏曰誅韓某等金廷亮疏曰若不赴召
 則英與奇自獻同軋黃廷瑒疏曰請以春秋之義斷此護逆之
 黨韓某等以安宗社請誅儒疏相繼投呈而公以死自誓呈告

至四堅卧不動矣朴慶新諸人來見公曰近日莫大之禍迫在
 枚燃眉公曰我枚此事已定去就近日不出之意專在枚此雖
 有大禍更安所撓改乎厥翌日三直舉廢大妃之論館學儒
 生相繼陳疏奇相始立異凶黨即以依律處斷為言迫脅上下
 無所不至公終不出朴慶新等諸人又來言曰若與奇相同辭
 立異則上怒尤震無益枚時事_間類道監目前之事則宿德元
 老如相公者姑出周旋枚其_間則上可以救大妃之極禍下可
 以救士類之糜爛相公之門禍亦小弛多權宜之策不可不講
 公曰果如公等之言則慈殿之禍可少止奇相亦免死乎俱
 曰然俄有小紙來則奇俊格書也書曰相公不出非徒禍慘士
 林慈殿之禍亦且不測頃速出仕隨事扶護且救吾家之禍
 云慶新等曰相公之臣以何事被罪耶前日七臣之說猶涵

而今相公亦終不出則柳川當先受大禍公亦隨之一門之禍
 庸有極乎公曰若不得已姑出周旋扶救 慈殿保全士林舍
 侄柳川亦免死則吾寧受惡名而不辭遂黽勉出仕及其闕庭
 之會凶黨之論極峻貶損之目欲加廢字四面圍坐脊公大
 言曰廢之一字雖死不敢從終始堅執達夜爭之不得究竟而
 罷時人謂當日政府廳上
 塵盡為韓相袖取揮去終以節目庭請而莫敢加廢字此
 則賴公之力焉蓋本年十二月也戊午正月庭請時奇俊格
 以許筠逆狀上章告變許筠亦呈疏自明公率二品以上啓曰
 此亦討逆大義不可一日掩置請奇許並嚴鞫許筠終伏厥刑
 蓋筠賊主張廢論耳欲直犯 慈宮極其凶慘者也公欲先除
 之故有是啓無非為 慈殿扶護之意也其時治疏有曰大臣
 輕大論為此請鞫之
 舉而至於西宮四件節目則右相閔夢龍磨勘以啓厥後公

恐廢論更發即引疾呈辭其時政府之官率百僚以廢字庭請
 而假公之名書收啓辭之首戊午正月初四日始爲庭請
自爾瞻家直批政府吏出令爾瞻以文衡草啓合爲二十七啓
蓋自初啓至二十三日府吏書公之名是以二十四啓既而三司
公之名矣爾瞻嘆政府吏書公之名是以二十四啓既而三司
之日一番載名於庭請錄中
 啓曰左議韓某本以所見不同之人冒居台鼎當初大論之發
 也無擔當之一心持首鼠之兩端雖因公論之激發不得已起
 素無誠意之僅得責塞國人孰不知其非本情哉及今大論未
 完節目未下聽人恐動遽即呈告馴致異論者增氣當事之者
 孤危大臣之道果如是乎又以徵兵之故胡書之來聖旨再三
 懇惻而猶執誤見聽若不聞與初立赤幟者豈有輕重之殊請
 坐命竄黜以懲臨事巧避之罪廢朝答曰屏金櫛帶扶護
 西宮者非獨韓某一人也然則一誅之乎及三司再啓廢朝

答以大臣被論勢難在職遂命違而三司連啓至明年夏間始
 停矣嗚呼公之扶植言路者攻爾瞻之奸也杜門不出者避廢論
 之發也不開封疏者不忍見其函言也請鞫筠賊者欲翦凶黨
 之羽翼也只叅節目者從不廢字也三司之論以所見不同廢
 朝之指謂扶護西宮者皆得公之實情也只以在位三公故
 目以庭請之首未免累名之故當時識者無不嗟惜公嘗自撰
 石陰記曰悠々九泉目何日瞑此可見公之遺恨而至今數百
 年公之素心無由暴白可勝寃哉公常功追悔日
實以至死不可瞑目辛酉冬病革語子弟曰吾年幾八十所
子孫滿堂可謂無憾歟世而言念時事死不瞑目遂口號自述
之辭有曰悠々九泉目何日
眠遺命刻石立之于墓左
 仁廟癸亥段王後培啓以為公亦叅庭請、加追削下教曰
 改記之初如是紛紜予心慨然而今姑從之即又下教曰韓

某子孫各別錄用

今姑二字可見零替戴盆之下天

聖意之有在此而只緣子孫

仁弘門人文姓人之絕交枚仁弘書以韓某相之立異凶論為

一大明證載其家乘撰其碑文

公遭時不幸而前後立異之迹明白無疑斷之一心只在調劑

凶黨扶護慈殿之計也其庭請啓辭甫瞻自為構成西宮

節目則閔夢龍獨自磨勘而後米野史文字雖黃之論勒如斷

案或書以大臣率百官連日伏閣甚至枚啓辭節目韓相為之

云者皆不究事實故也若或連日伏閣隨事同衆則凶徒之攻

斥若豈是紛紜則戊午庭請既畢之後又出請斬合啓至于已

未夏連啓午庭會出令有其人啓草構成有其人節目磨勘有

其人主張凶論有其人則今乃脊公之於至寃之人驅之枚不

測之科者是豈成說乎當時詳知本事之人雖或以不能辦一死

有耶機朝而未嘗有參涉論之說觀於東陽尉日錄及龜川
 君疏辭亦可知矣癸亥改玉後名在庭請錄中者一英論啓
 而公則沒已三載亦在追削中其時諸臣之生悶存心迹曖昧
 者舉皆自伸故判書閔馨男自伸之疏曰凶徒呂後望郭有
 道陳好善黃廷弼等連上疏章論以逆獄之徒并與奇自獻韓
 某金世濂李恒福鄭弘翼及臣等請加極罪此則人所共知而
 臣既隨衆庭請則雖非其本心而亦出於怵禍云逆平府院君
 李貴之上疏曰其中士類當庭請收議之日或為威勢所脅不
 自樹立考其本心豈皆黨逆之人顧其平生舉皆難棄之才云此平
 恕之論也是以罪削諸人中心迹之可恕者復皆滌瑕而登庸
 歷可數而公則名在罪籍獨抱至寃者只以癸亥前身沒之
 故也公沒於辛酉冬公病革語子孫曰吾年幾八十子孫滿堂

可謂無憾世牧而言念時事死不瞑目遂口號自述之詞曰有
 悠々九泉目何日瞑遺命刻石立于墓左公沒之後士友間各
 頌如故相臣李元翼沈熹壽金瑬洪瑞鳳及宰相鄭廣敬鄭廣
 成李好閔李德洞張晚柳夢寅金綴尹暉李光庭諸公莫不詩
 以哀之故贊成申湜爲文以祭曰嗟公於世其過也仁不知者
 疑孰識其真湜紙評彈始見公志士友之貴於焉可弭故判書
 李潄爲之誌曰雖以凶徒鴟張不敢加之以廢守公之力也此
 可見當時之公議也

孝廟又下子孫錄用之命公之子若孫連爲筮仕屢典州郡其
 後文蔭從仕世受國恩

英廟朝己丑二月二十九日藥房入診頌相同爲入待時頌議
 政洪鳳漢所啓凡通塞之止於其身者尚可詳審况迨至屢世

者尤宜致慎。粵昔戊午庭請時相臣韓某之名首書於初啓中。
 若以文字之疏傳者言之，專由於八十老病者惶惴之致，且自
 再啓之不得，至被凶徒之論劾，及至癸亥罪止奪職，其當初
 奏啓之不得，已後來公議之猶不峻，或可知也。其後孫韓命
 相登科枚，先朝連除慶州東萊，近來韓某纘亦登科至通治
 職，臣意則以爲戊午所犯之人雖久難恕，在他職雖不必盡拘
 至枚通清之職有不可蕩然。故年前果有所達奏矣。近聞諸議
 多以臣之所執爲過。如今入侍之原任及判府事臣韓某之論
 亦如此。臣於此亦未信臣之前見之必是。又耶矜憫者韓某之
 諸孫時存者，至枚百餘人，多宗纘外如德厚者皆善。出因臣之
 言而一人見拒，則其百餘人將永爲廢族。此枉朝家守隄防
 疏滯鬱之道，未知得失之如何。而此非造次立決者。自
 上

一番廣詢收諸臣而處之似好故敢此仰達矣 上曰原任之意何如判府事金致仁曰臣意則本與頌相初見慙有不同矣癸亥以後堤防非不嚴矣韓某子若孫猶不廢仕路之以此觀之公議之待韓某與連袞庭請者有耶差殊可知矣且以澤軒之義言之今宗纘輩收某為五六世矣隨其才漸示疏通不害為聖用^世人之道非獨臣意為然他原任耶奏之意亦多如此矣上曰卿之耶奏既無私意原任耶奏予則曰誠是以卿之心猶有百餘人之歎而卿之耶奏可謂不負倚杖之意前奏既無私今奏一段為國公心深用感歎自韓宗纘無碍調用事分付

銓曹

韓宗纘除奉常正數十朔行公

社洞閔相百祥以為故左相韓某之退削誠極寃矣欲為陳達

縶成笏記而遽即下世故未果其畧曰廢論始發之初見片函
 黨庭請方張之時屏伏江舍至於二十四啓之日一出而弭
 慈殿之桎禍其時函黨李渠尹魯輩相繼投疏誅請竒韓兩相
 三司迭請遠竄至於合啓而光海之批曰屏金橫帶扶護西
 宮者非韓某之一人而已其答館儒之疏曰當國事危急之日韓
 某之稱病不出固無大臣殉國之義而西宮事予不忍聞勿
 爲煩論云而特遮相職函徒攻斥之疏不可殫舉而故判書李
 穀序其墓誌曰雖以函黨之恣睢亦莫敢加之以廢字公之力
 也方其一出之時與函黨力爭達夜相待未得究竟而罷時人
 相謂曰當日政府廳上塵盡爲韓相袖取揮去辛酉冬公病革
 語子孫曰吾年幾八十子孫滿說於世可謂無憾而言念時事
 死不瞑目遂口自述之詞有曰悠々九泉自何日瞑遺命刻

石立于墓左其欲為慈殿拜禍終始一念可質神明而竟不
 能成其志平生痛恨之意可見於臨絕之筆吁亦悲矣閔馨男
 辭吏判之疏亦有明言其心迹者而李完平挽詞云早年交契
 托知音國耳平生首此心嶺府昔時同墨璧江城今日隔商叅
 士辰之亂為都體察使公為副體察使舟師糧餉之務專屬於公顧
 其終始效勞不愧為板蕩之誠臣矣以其功則如是以其辜則
 何有而曖昧心迹無由昭晰豈非慨然之甚者改王之初庭
 論不一當世之時持重清議者猶或不免於譏議而至被竄削
 之罪末復甄用依舊清顯此同非聖朝拂拭之恩而生者偏蒙
 其澤死者獨沮其見生死之間哀榮判為韓氏子孫今雖衰微
 而繁衍則甲於他族夫豈如墨夫之含冤者哉大官追削何等
 重律而仍以置之未下玉石從以廢棄其子孫恐非朝家之美

事即此一事亦足爲傷和氣之一端其復爵之典不可不亟舉云々

正廟癸卯正月初五日吏叅鄭昌順獨政以韓宗續首擬奉常寺正受點翌日出謝仍以祈穀大祭與祀官入齋於本寺是日籌司之會右相金煜曰昨日政以韓宗續遽擬奉常寺正何也判尹鄭昌聖曰久爲沈滯故見擬矣金煜請改政吏叅牌不進後以大臣言引蠲上疏曰見斥於大臣云々自上分付政院使之問違牌之由吏判書啓曰此職是宿所而人言其先累之已斬又或謂久廢之可矜云々自上許遞移除兵叅韓宗續徑出而使本寺報于吏曹云々以徑出之意報于政院上曰典祀官聞已進去清齋中擇擬以入洪仁浩代爲之

同月十一日永禧殿舉動歷謁于景慕宮還宮時幼學

韓錫敏擊錚上言

十二日晡時刑判嚴璫入啓即下處分傳曰故相已丑遂奏
 不但內今記憶耳其本事顛末亦已稔聞允除良先朝下教
 又如是其丁寧教是如乎每枚殆望一欲點下來知存沒迄末果
 焉日前大臣取云々豈有他意也此大臣於此義理自有異於
 他人之情私乙仍于持議自爾嚴峻世孰不諱其心而憫其志也
 至於申暴一款到今別無加施之事一依已丑舉條批旨自
 韓宗續無碍調用之意更良另飭銓曹為拈韓錫敏處亦以判
 付內辭意曉諭放送為拈朝家之意以為其時銓官之引以決
 違者終不免太過大臣之於銓官或替治曹吏或面責公座自
 是相規之義風允除良聞判尹言此不過與他大臣酬酢時說話
 為是如則銓官之遽然深引致此葛藤不可無飭當該銓官推考

乙巳丙午間韓康續四次除治職以侍從久次陞資

丁未十二月都政韓德厚除持平

戊申正月初五日常袞次對入侍時判府使金煜啓請改正

韓德厚治望李文源施以罷職之典云々上詢于諸大臣領

議政金致仁曰韓宗續治通後故洪奉朝賀以不可蕩然之意

達奏矣其後又以公議之稱惜問議牧臣故臣答以五世斬之

說則更爲達稟復其前通此臣之所參見也領敦寧洪樂性

曰領相五世之說似亦不無所據矣判府事李福源曰年代有

遠之異罪名有輕重之殊亦不可一向無限節矣左議政李在

協曰其後子孫爲府尹之職則到今治通何必盡拘判府事徐

命善曰世伐寢遠之後則不可無濶狹矣上曰金判府所奏雖

出重名義之意而諸大臣之言正合予意改正與罷職之請不允

其後屢次除臺職

李文源引義疏曰當初韓德厚之通擬也臣雖至愚豈不知名義之可畏而五世之說便成一代之公議其族人已入臺端又因其後孫之鳴冤至永無碍之傳教耳僚意與同信而行之至於棄名義而無忌憚果非臣意慮之所敢到云々

李文源對金判府牧賓廳有過舉配肅川未幾宥還連除吏兵判行公

戊申六月都憲金載瓚以閔昞事上疏語及昨冬吏判事自上問同異牧三大臣領左^相只葵閔事右相蔡洛恭以小牘奏言臣以近十年田野之縱凡牧新進諸人不唯矇昧其世闊並與姪名而有所不知故雖見政眼莫辨善否昨夕始聞日前掌憲新通人閔昞為夢龍後孫心有取訝惑都憲之疏出矣蓋夢龍

之主張論數滅彞倫今枚數百年之後婦孺亦知澤斬之說
 恐不可援用於此等凶徒逆都憲所請未拔勿用儘是不易之
 正論至於昨冬事同異之下詢伊時諸大臣違奏頒示朝經
 俱有可據韓某若果罪同夢龍癸亥以後子而為蔭仕孫而為衆
 伯東京尹外孫而為相臣而未聞有阻碍則與夢龍同歸似為
 其子孫之稱寃 聖詢之下敢陳淺見不勝惶恐

海養居生負臣韓錫朝鳴冤草

白等云々伏以臣矣身茂祖臣某抱冤泉壤今幾二百年于茲
 矣罪名未雪心迹莫暴臣矣身闔門諸族寘天極地之痛寧欲
 溘然無知而休分畏義忍痛舍默聚首相對杜門飲泣而已今
 我殿下逢是歲也祇謁園寢聖慕克伸八域臣民莫不
 欣々相告矣身等悲苦之情望羽旄而益功結輜之懷聽管籥
 而愈激有如嬰兒之呱呱枚道傍見父母而弭呼其情有不能
 自己茲敢冒萬死仰籲法駕之前焉白乎耶矣先祖當丁
 巳戊午之間為慈殿扶護之誠斷々無他天地共鑑而自初
 立異枚函論見忤於諸賊心迹之暖昧事實之明有詳載枚公
 私家可據文字矣身請瀝血而略陳之丁巳正月進士臣尹善
 道論甬瞻之罪先海以其疏下詢則矣先祖力救善道以殺士

國之重事言殆不可杜塞為對而重被凶徒之攻斥屏出江舍
 矢死不出及夫奇俊格上疏告筠闔等逆節而凶黨欲為掩置
 故先祖臣啓請嚴譴至枚再啓而諸賊伏刑其時始臣攻斥之
 疏曰大臣輕大論而為此請譴之云々所謂大論即凶論也是
 年冬辟學儒疏相繼而先海以尹維謙等凶疏封下政院府先
 祖臣方在呈告中初不開見是日遣戊午正月初四日凶黨始
 為廷請而是日庭會之令初不出枚大臣而叅贊柳澗自爾瞻
 家直招政府吏出令爾瞻以文衡草啓而反復講定枚三司遂
 定減損之議則凶疏之封下也庭請之出令也矣先祖初無一
 毫干預之事而凶徒之必欲驟名枚啓草者專出枚藉重之計
 也以此先祖臣姓名一番在枚庭請錄中人或以此把作是非之
 端而此又有明白可下者先海答庭請啓諱曰百僚庭請事體

至重而大臣不來卿等何必強至此顏耳勿煩退去此是先。臣祖
 不忝庭請之一大明證也當是時凶徒之攻斥先祖者不遺餘
 力而是年六月初一日兩司合啓曰左相韓某本以所見不同
 之人冒居台席及今節目未下遽即呈告馴致異論者增氣當
 事者孤危請亟命竄黜以懲臨事巧避之罪光海答曰姑待處
 置勿爲煩論再啓答曰大臣被論不可在職違着同日玉堂創
 子有韓某等快從論事答曰已俞收兩司矣同月初四日合啓
 答曰辱金橫帶扶護西宮者非獨韓某一人而已豈可一
 罪之乎況已遞免休論可笑凶黨李桀之疏曰南人一隊專主
 護逆之論而韓某乃其魁也知幾先入堅卧不出請誅韓某以
 警餘人尹嘗之疏曰請先治韓某之罪次治三司容護韓某之
 罪李荏之疏曰請亟誅奇自獻韓某忘君負國之罪黃廷弼之

疏曰請以春秋之議斷此護逆之黨韓某等以安 宗社鄭渾
 疏曰草野之疏日入而右相韓某稱病不出領相自猷托疾不
 赴問安此何等大事而爲兩相者乃敢堅卧不出云韓輔吉朴
 魯俊等函疏有曰韓某兩朝元老當大論之初發終始之異托
 病不出此豈大臣殉國之義云徐義中函疏有曰右相韓某一
 內以病不能出爲辭八十老臣有何所冀只爲護逆遲回不出
 並與鄭昌衍金世瀛等亟誅施竄云金廷亮等疏曰相臣韓某
 稱病杜門宣室枚旨輦跋蹇不能省事哉請並與奇自猷懸首
 大街以戒人臣負國者云徐義中再度函疏曰臣頃進血疏封
 下政府忝見百僚會議亟定大論而自猷先上函劄韓某敢呈
 辭章或護凶黨或避大事請李恒福韓某以下次弟論罪則大
 論自定禔根可弭云宋永緒疏曰恒福之議右相自猷弘翼之

言出亦收自猷昌行之杜門韓某之不出皆出收自猷如韓某
 黨逆之魁豈能為 殿下盡力哉請竄自猷韓某以戎其瞻云
 李國光等疏曰右相韓某不為庭請玩愒度日請亟誅韓某凶
 誣之輩以定人心云大小繙紳章甫吏胥坊民連上凶疏有曰
 相臣韓某老病孱弱不欲擔當大事更為收卜賢相以責大事
 云己未五月初九日光海備忘記曰韓某其時累教不出殊無
 大臣之義而遽免亦已經年休論可矣此意言于丙子同月十
 九日始為停啓越三年辛酉冬先祖臣病歿使先祖臣有一毫
 參涉庭中論則戊午春庭論既畢之後合司誅竄之請豈至收
 翌年己未夏斷之不已而光海之答亦豈有大臣不來扶護
 西宮等語乎及夫癸亥 改王後繙紳章奏之間亦多有可據
 者故判書臣閔馨男上自明疏曰凶黨呂後望郭有道陳好善

等連上疏章論以逆黨逆與奇自敵韓某李恒福金世瀛鄭弘
 翼及臣等請加極罪此則人所共知云如使先祖臣必須更無
 死及見明時一番陳暴如馨男之為則庶可自明其心而朝
 露先晞罪名遽加死生之間氣榮懸殊豈非命乎矣身尤有所
 功悲者故叅判臣柳夢寅之幽寃未伸者殆今二百年而今我
 殿下特怜其心跡至下復官之命先祖臣與夢寅為平生許
 心之反也其在銓任同為周旋者亦且累年故夢寅詩有曰東
 銓次席經三者之句到今是命之下氣榮尤有所判異則此
 莫非矣等累百血孫之誠考淺薄反不如彼亡代傍孫誠意之
 上格也之夢寅之亡代傍孫為尚武冀聖鑒俯燭獲蒙均霑之
 德此矣身之日夜攢手而泣祝者也且故相臣李元翼常為先
 祖臣挽詞曰早年交契托知音國耳平生共此心嶺府昔時同

墨璧江城今日隔商參蓋壬辰之亂元翼為都體察先祖臣為副體察終始協心共濟艱虞故其詞如此故判書臣李諤亦曰雖以凶徒之鳴張猶不敢加之以廢字者公之力也此皆一代名碩而詳知當時之事實者也豈有所阿好而為此語耶嗚呼癸亥後被刻竄謫者何恨而卒蒙是宥舉皆登庸而獨先祖臣以癸亥前身歿之故心跡莫由以自暴一加罪名永未伸白抱此幽冤何以瞑目於九泉之下而加以世跡多職誣辱迭發因測之言至及於既骨之魂到此地頭矣等辱可有一日欲生之心乎矣身家世受國恩仁廟孝廟兩朝連下子孫錄用之命先大王己丑一批旨十行懇惻昭晰無餘至癸卯正月十三日判付下教二百五十有年字炳煥如日星誣濡如雨露白推怨字感泣又於戊申春賓筵廣詢于諸大

教旨

甲子七月十八日復官爵

臣所下傳教出尋常萬矣等攢手感祝糜身圖報之不暇
 是白乎矣第伏念官秩未復則罪名無由以雪也罪名未雪則
 心跡無由以暴也矣身茲不得不仰首哀號瀝血陳情為白去
 平伏乞特恢天地之德俯垂日月之明命復先祖臣官
 爵使九地幽枉快蒙昭雪則矣等闔門隕結未足以仰酬聖
 恩之萬一是白乎於臣矣身驚動天聰之罪萬死猶輕惶恐
 遲晚是白齊

○○○為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魚鍾經違事

監春秋館事者

同治三年七月日

傳

復官爵承